

第13个 陪审员

—— 史迪夫·奈尔逊著 ——

第十三个陪审员

史提夫·奈尔逊著

何 萍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年·北京

Steve Nelson
THE FOLK JOURNAL
Published by Masses & Mainstream
New York 1955
根据纽约“群众与主流社”1955年版译出

第十三个陪审员

〔美〕史迪夫·奈尔逊著

何 萍 译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单布胡同1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10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 $\frac{3}{4}$ · 字数 205,000

1957年5月第1版

195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0.85元

统一书号：3003·236

封面设计：孙 正 校对：彭淑敏等

獻給已故的好友
亞伯特·邁諾爾，
他曾對揭露這次和其他冤獄
作了很大的貢獻。

目 录

1. 从铁城到布劳诺克斯	1
2. 我会见拿破仑	5
3. 智囊团	11
4. 活骷髏	17
5. “午餐”	30
6. 剩飯变成猪肉	36
7. P-47号獄室	39
8. “非暴动不行”	43
9. 在停屍房中大發橫財	50
10. 地牢里的“拳师”	53
11. 溫諾是法官	59
12. “不要叫我鞋匠!”	63
13. 地牢生活	72
14. 混凝土床上的盤尼西林治疗	86
15. 青豆以外什么都吃	103
16. 囚牢里的訪問	119
17. “死活把他帶到法庭來”	124
18. 找律師	134
19. 我拒絕出錢買繩子來吊自己	143
20. 陪審員——罪行的掩蓋者	151
21. 法律課——審判前夕	158

22. “宾夕法尼亞州案”	162
23. 三个法官——民主党的麦卡錫分子	168
24. “这些書比槍砲还危險”	182
25. “使用你的手指——你这行生意的工具”	202
26. “証人先生,你是不是有点神經質?”	213
27. 我的証人	221
28. “問問你們的良心”	246
29. “教訓教訓你,看你怎么投票!”	250
我向陪審团作的總結發言 (摘要)	253

1. 从鉄城到布勞諾克斯

“奈尔遜，收拾好，走吧！”一个“模範囚徒”大声叫着，从鉄城監獄的第19排牢房走过去；1952年6月26日那一天，法官蒙哥馬利交給我一張囚犯“擾亂治安”罪而被判處20年徒刑的判決書，從那一天起，我一直在鉄城監獄里。

我摸不着頭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當上訴還未得到答復，要求保釋的事尚在進行時，法官曾正式宣布先把我關在這個縣城監獄里。現在，僅僅過了六個星期，怎麼忽然叫我“走”了呢？

當我走到出口檢查處時，站在裝有鉄絲網的鉄柵門外的一個看守大聲叫道，“提出一個！”於是門打開了，我跨進了一個“籠子”，身邊帶着自己的一些東西，大多是友人寫來的信件、一些書籍和几件衣服。

於是就搜查。每一件小東西都經過仔細的查看；每本書都被翻遍，衣服的縫都摸過，翻轉來看。

一個看守一面看我信上的外國郵票，一面說，“澳大利亞——噫——鉄幕國家。那些崇拜你的人就是从那邊寫信給你的嗎？”

“你再看一遍吧，你會看到你所注意的郵票是澳大利亞的。”

“嘿，我不是說了嗎？——澳大利亞——鉄幕地區。”

回答他的問題費了很多話。這時候，進出的交通完全停止。監獄長——一個个子很高大的人，頭髮雪白，從前當

过騎警，在30年代初曾經壓過罷工工人和失業者——正在像煞有介事地“指揮”行動。實際上，他是連動都不需要動的，看守們几乎像機器一樣地办好了一切手續，因為這裡的規矩是從來不變的。但是今天監獄長所以那樣“忙”，有一個很明顯的原因：周圍有那末多的記者和電影員，他必須炫耀一下他是怎樣掌管這個“危險罪犯”的。所以，他一本正經地發起命令來了。一個看守正要動手打開里邊的門，想來幫助他，他就大聲叫道，“停住！把門關着，不要讓任何人出進。”於是，他抹一把臉，朝着外邊的門看去，那兒正站着縣警官和他的助手們。最後，他走過去驗看縣警官從貼身口袋里掏出來放在台子上的文件。他通常是不看官方文件的——這是別人的事。他看過後，就走到窗邊，緊張地站着，好像是在等待什麼暗號。不一會他就向看守和縣警官的助手們叫起來，“好，捉走一個！”助手們應聲說，“好，捉走一個！”

“你叫什麼名字？”一個看守問道——問得毫無道理，因為自從1950年8月31日我被捕以來，在這個監獄里，看守們是常常叫我的名字的。他冷笑一下，又問了一遍，我說，“奈爾遜。”

“全名呢？”

“史迪夫·奈爾遜。”

“好吧，警官，把你的人帶走。”

手銬拿出來了，我伸出手去。但忽而手銬又塞回警官助手的後褲袋去了，却由為首的助手拿出一條約四吋寬、半吋厚的鍍鐵的皮帶來，綁在我的腰上，再把連着這條帶的手銬啪噠一聲扣住我的手腕。監獄長和警官一齊向門兩邊的看守示意，兩把大鐵鑰匙響了起來。門打開了。我走出去，

警官的几个助手紧紧地跟着我，我們走下了花崗石的台階，朝着法院后門的街走去。

照相机緊緊地响，閃着光。电视攝影者开亮了弧光灯，因为鉄城監獄門口太暗，不点灯就不能攝影。十九座梅隆系的建筑物聳立在縣法院的旁边，把这一帶地方遮蔽得很暗。

法院門口的台階上挤滿了人，虽然这时刻，机关職員和公務員們照例是难得露面的。那末，这一羣人究竟是哪一类的人，也就可想而知了。以前有几次，法官默斯曼諾或蒙哥馬利，或者那叫做“美國人反对共產主义协会”的一帮召集來向着我我的朋友們謾罵嘲弄的也正是这批人。正如过去一样，兩個在縣稅務局做辦事員的老妇人又大声吼叫着說，“你为什么不到俄國去？”我正視着她們的臉。其中之一还回过头去看看她們的上司是不是看到而且表示贊許。另一个叫道，“你这共產党狗——要你進囚犯習藝所去嚐嚐味道哩！那是你的去处。”

我認識那个神气活現的黃頭髮小伙子，平頂頭，身上穿着一件旧的軍用雨衣。这家伙就是过去开審时在法院走廊上向我的朋友們挑畔的一个，他曾經彬彬有禮地朝着走过他身边的默斯曼諾和特勞克維茨克鞠躬。誰要是看到这个人，一定以为他是个來頭頗大的人物。今天他狂叫着，“这是你最后一次坐車了，你这共產党雜種！”其他人也叫着，但人數不多。我記得每一個叫的人——這些都是些愚蠢和自以为了不起的家伙，他們想这样就最能表現他們的“忠貞”和“美國主义”精神。另外一些人則緊張地站着看。有一个新聞記者，他是認識我的，却也冷冷地看我。他們当中大多數人都認識我，但是今天早晨却都默不作声了——不

發問，也不發表意見。

縣警官的汽車開動了。照相機在撥動着。往來交通一時斷絕了。這樣，我們就離開了羅斯街的花崗石造的監獄。向着布勞諾克斯的囚犯習藝所進發。

天上布滿了陰云，街上煙霧迷漫。硫磺的气味很濃。人家不告訴我，我也知道鋼鐵廠在充分开工——毫無疑問是在趕制供應朝鮮戰爭的定貨。汽車開過賓夕法尼亞站的大街。我看到阿勒根尼河和城市的北部了。我遠遠地看到美國鋼鐵公司在埃特納的伊莎貝拉煉鋼廠，焦黃色的煙從鼓風爐和平爐的煙囪直冒出來，使阿勒根尼河兩岸充滿了臭氣和煤煙。

沉默一會兒之後，警官助手說，“你住在這一帶，是嗎，史迪夫？”

“是的，”我說，“就在那山頂；我們剛剛過了我的孩子們上學的學校。”

“是嗎？可恥。”他說完就轉過臉去。

“是的，”我繼續說，“也許，這時候，有一位老師正在告訴他們，我們在朝鮮作戰是為了民主和自由，為了我們可以自由地思想和說話。我就是個例子。”我看看我的手錶。

助手一聲不響。我再一次回過頭去看看那座山——我的妻子和孩子們住在那裡，看看我的“老家”。我的家就在那座山上，在那些高房子和樹木的背後，总的方向是不會錯的，因為我們所住的地方正是全縣最高的所在，我的博比和約塞就常常這樣告訴別人。那兒有一個蓄水池，有一支舊的鐵旗杆。我伸長頸子，想好好地看它一眼。

我記得不多久以前，我曾經坐在那蓄水池的牆邊，博比和約塞就在周圍賽跑。朝鮮戰爭爆發後，我們再也不能到

那兒去坐着了。那个所謂民防团已經提出警告說，可能会有人到那蓄水池放毒——总而言之，必須使我們記住我們正處於“作战”状态。我最后一次看到那蓄水池是正当我受審的时候。那时，我还不知道在那蓄水池附近散步是“越过了界限”，於是一个漢子就从一座很小的守衛室里走出來，向着我和我的孩子們大叫，“喂！停住！你們是干什么的？我要把你們帶進去。”我打了一个寒噤。孩子們弄得莫名其妙；他們認識那个人，那个人也認識我們——为什么他又要“把我帶進去”呢？我真的擔憂了，因为我明白这种情况是很容易被利用來对我進行一次新的陷害的：哪一家報紙或者当地“美國人反对共產主义协会”的哪一个好漢，只消說他們發現我“在本縣蓄水池附近徘徊不去”就够了。如果再有一个証人起誓証明說当夜蓄水池里發現某种“东西”，那末就会听到那种狂叫声：“奸細呀！特务呀！”最后是坐电椅。……然而，倒沒有發生这回事。这是一个未实现的夢魘。問題是，今天，許多这样的事不是夢魘，而成了美國现实生活的一部分。

2. 我会見拿破侖

習藝所的古老的灰色圍牆長得好像無窮無盡，由於地面面向阿勒根尼河傾斜，所以牆顯得很高，牆上还有堡壘式的建筑。虽然这些建筑的位置造得很对称，但並不是光为裝飾而造的。它們是守衛用的，从堡壘的洞里露出一个拿來福槍的人，看不見他的臉。在長牆的一端，在那俯視着河流和兩岸的地方，只有一个缺口，那就是“大門”了。

他們把我帶進鉄門，拿掉了我的“貞操帶”。帶我來的

縣警官的助手和站在大門口的人交換了證件。那个人，一望而知是个不爱講話的人，然而裝出一付了不起的樣子。他那頂黑色的硬頂鴨舌帽上有兩道金綫，帽子歪戴着。他終於開口了，第一句話是：“好吧，拿走這條帶子，它有好一段時間用不着哩。”

縣警官的助手們走了。里面的一扇門打開了，有个“人”叫我進去：“對着那道牆站着，等會兒再說。”我走進一道走廊，竟有一大間房子那末大，大約有 25 英尺高，頂上有个天窗。我背靠那道白磚牆站着。有好一陣子我感到只有自己一個人孤零零地呆在那兒，因為往來的人都不發出一点聲音。我張着眼看，看看有沒有認識的人。他們來來去去活像螞蟥，一言不發，稀奇地瞧我這個穿着“便服”的新犯人。他們一律穿着烏黑、破爛、不像樣的褲子和襯衫，襯衫比褲子稍乾淨些，但是都很破爛。

有一个囚犯走近我身旁。我和他講話，想問問他是否認識我在縣監獄里碰到的某一個人。他驚奇地看我，不回答。也許他是聾子吧？我剛要問第二個走近我的人，那個“人”就从鐵籠子后面說話了。

“別說話，你是不是要我把你關進地牢里去？”

“不，這樣的話也不能說嗎？”

“你还想要狡辯哩，奈爾遜。我知道你是什么人。”他狠狠地看了我一眼。“你是在監獄里了，先生，可別忘了。”

有一个囚犯在狹而深的門口，正好看守看不見他，他向我做手勢，那是為了我好，他一只手按在嘴上，另一只手和頭擺动着，好像是說，“不要，不要，不要說話。”後來他較大聲地低語道：“兄弟，別講話，要不然他們會把你關進地牢里去的。”說完馬上鑽進地下室去了。

我背靠着牆，等得很疲倦而且很不耐煩了。雖然我也知道決不會有什麼好的遭遇，但是這樣老站着等也使人心煩。我兩只腳交換着來支持我的身體。

一個大肚子的年輕看守，身上散發着香水氣味，從一個地下室里出來，向我作手勢說，“喂，你過來吧。”我跟着他走下一道混凝土的台階——窄得只能一個人行走，到了地下的理髮室和淋浴處。約有20個一模一樣穿着不像樣的衣服的人正在緊張地“工作”。他們看看我和那個年輕的看守，他的綽號叫“布克”（意為花花公子——譯者），他用一種獸性的仇恨監視他們。他們不停地工作着，刮鬍子，剪頭髮，一聲不響。一塊牌子挂在看守面前的棹子上邊，上面寫着，“不准談話”。那看守坐在棹子旁邊，摸出一盒烟來，滿口地吸着烟，一邊就監視着他們的行動。他的眼光忽然落在一個高個子的黑人青年身上，這個人正在蓮蓬頭下淋浴，用一小塊破布擦身體。布克走過去說，“喂，你從哪兒搞來的這塊破布？”那囚犯從蓮蓬頭下走出來說，“呵，我是從我做工的破布工場拿來的。這有什麼錯處嗎，先生？”

“你很快就會知道你做錯了什麼事。”布克說着就在張紙上塗了幾筆，又說，“關在地牢里九天，就能教你不再亂拿不是你的東西。”

當我洗完淋浴時，看守說，“那是你的東西”，他指着一個舊的海軍帆布衣包，包上插着一根2英寸寬、18英寸長的牌子。牌子上寫着我的名字、牢房號碼和“20年”字樣。“你的衣服怕保藏不到那末久吧？”看守諷刺地說。“你或者可以寄回給你妻子，也許她能利用一下。”

“我還是讓它們放在包里，”我回答說，我的眼睛盯着那牌子上寫着的令人難以相信的字樣。雖然我僅僅看了不到

一分鐘，但好像过去了几个鐘头。看守是不許拖延時間的。

这时候，其他人已經都坐在矮木凳上；他們也經過了我所經過的手續。又進來兩個“官員”，从布克的行动上，我可以看出这两个人是“重要”人物。穿黑衣服、戴有兩根金綫的硬頂鴨舌帽的那个人就是这兒的头子。我很快就知道，他有許多別名，例如“將軍”和“英雄”；前者是因为不管这兒名义上的主管是誰，他总是头子，后者是因为据說他曾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过伤。他走快时那种样子被認為是負伤所致。也有人說，他因为这种殘疾而領取年金。但是，一个曾經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年囚徒說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原來这位“將軍”因为擦手槍不慎走火，槍彈差点兒打掉了他的大脚趾——当时他的隊伍正要开赴法國作战。他从20年代初就在布勞諾克斯干这个差事，那时他是一个热情的共和党人，但他又和民主党人講了和，而成为民主党的“徹底拥护者”。他的許多綽号中，最逼真的一個就是“小拿破侖”。有一次我看到他坐在寫字台旁边，我馬上明白了这个綽号的來歷；他坐的一把椅子是墊高了一点的，因为他比一般人矮，这样就可以顯得高些，可以居高臨下，俯視一切。

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布萊克先生，他是哈里斯堡的州福利委員會派來的。他之所以重要，如果不是由於別的什么原因，那就是因为他难得到这監獄來一次。然而，最近，他光臨的次數較多了，一方面是因为他是由一位共和党人州長任命的，而这習藝所却由一批麥卡錫之类的民主党人掌握；另一方面，無疑地是由於在他監督下各監獄的騷動事件多起來了。無論如何，当我到那里开始服20年徒刑的时候，布萊克先生是在那里的。

他独个兒坐在屋角里。那年輕的看守照例問：“你隨身

帶了多少錢來？你那八角四分錢拿到收據了嗎？……”他回過頭去，看看布萊克先生是否在聆聽。我後來發現，那看守有點兒擔心哩。彷彿他慣於把新來的囚犯的衣服察看一遍，如果那是完好的，他就拿去送進匹茲堡的當舖。那些被判处三年或三年以上徒刑的人的衣服尤其會遭到這種處置。一個看守用不着擔心幾年後的事情；他極有辦法來應付任何緊急情況。有一天，那個看守告訴將軍說，蛀虫爬進了一些衣服，如果不把它們扔掉，所有衣服都會被咬壞的。將軍答應之後，他就扔掉了那些衣服。但是，布萊克先生也聽到了一些囚犯的控訴，說他們的衣服不見了，他為了這件事就來檢查。當然，他認為看守們沒有什麼錯處，倒把那些寫控告信的人隔離監禁了兩個月。

現在，將軍上場了。那年輕的看守把一本黑色的大簿子放在他面前，叫一個囚犯走過去。他說，“你站在那盞黃燈光下，挺直了身子。”

“你是為什麼進來的？”將軍問。

“不負擔家庭開支。”

“呵，女人的事。嗯，我們來看看。你做什么行業的？”

“煤礦工人。”

將軍看了看那個年輕的黑人礦工說道：“到鍋爐房去干活。你到那兒門邊站着，等我們辦完事，我帶你到干活的地方去。到發電廠去做添煤的。”

“再來一個！”

又過去一個；手續一樣。

“再來一個！”輪到我了。當我走向黃燈光下時，我把帽子脫下放在胸前。似乎那年輕的看守喜歡教訓囚犯們要有禮貌，他的教訓總是這樣開場的：“脫下你的帽子，你是一

个文明人嗎？”我前面一个囚犯就受了这种教訓，所以我决定不給艾米里·波斯特先生一个教訓我的机会。但是他倒滑头哩——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我跟前，把我打量了一番以后問道，“喂，奈尔遜，你沒有帽子嗎？”

“我有一頂呀。”

“那你为什么不戴在头上？”

“因为我想你們这兒不要人戴帽子吧。”

“將軍”顯然是很讚許看守的机警的，但不發一言。布萊克先生也同样緘默。

“你叫什么？”將軍問我，

“史迪夫·奈尔遜。”

“你怎么会到这兒來的？”

“政治犯。”

“这上面說得可不一样。”他指着执行書。

“那是說什么呢？”

“上面寫着擾乱治安，”

“一回事，先生，只是用字不同。”

“呵，是这样嗎？”

“我不知道，但我不想和你談法律条文。”

“你被判决多少年徒刑？”他看着我，样子好像从未听到过關於我的事，問題一个接着一个地問我，虽然問題的答案早寫在他面前的紙上了。他那得意洋洋的臉上充滿了虐待狂的滿足。最后他說，“把他送到椅子工場去做工。关在西牢47号牢房里。把他帶到椅子工場去，他們会分配工作給他做的。”他起身走出去了，回身对布克看，向他眯眯眼，於是把大姆指一擺，指着說，“走呀，你們还呆在这兒干嗎？”布克和他所寵幸的狗腿子蓬斯像挨了耳光似地猛然站起來，

於是布克開始發命令（例如，“走吧，走吧，你們這些家伙，呆在這兒干嗎？我還有事情做哩。”）；而蓬斯則活像一只哈巴狗，跑在大伙兒的前頭，引導新犯人到院子和工場去。

將軍坐在他的高椅子上，狠狠地瞧着在他身邊列隊走過的新來的囚犯——有老有少，有的挺着胸，有的駝着背，一拐一拐地走過去。他看到已經讓囚徒們和布萊克先生看到了他的氣概，也就感到滿足，於是從座上跳下來，緊閉他那薄薄的嘴唇，在我們離開淋浴處時就跟上我們的隊伍。

3. 智囊團

還沒有走到椅子工場，布克在自己的辦公桌前停下來了。桌子上什麼也沒有，連一個紙夾也不見，然而他一本正經地說道，“你們靠牆站着。我要看公事，簽字。”於是他跑到一間屋里拿出一份晨報，翻到體育欄，坐在有墊子的椅子上，看起來了。

站在牆邊的人低聲地交談着。布克抬起頭來，叫道，“你們上過學嗎？你們里面沒有一個人看得懂你們頭上掛着的牌子嗎？”他起身走到我們面前，兩腳叉開站着，不停地盯着我。“我們要教訓你聽話，教訓你服從法律。我知道你是那一種人，無論怎樣，世界上沒有你們這類人倒要好些。”

他還是看着我。我知道最好是不說話，雖然我並不是剛才說話的人里面的一個。因為大家都不作一聲，布克終於回到椅子上，大肚皮挺得比以前更神氣了。“談話”繼續進行着，不過不讓布克看到嘴，聲音也很低，他聽不見。

囚犯蓬斯是“無所不知”的。他的話，誰也不高興聽。這時他正竭力想使新來的人知道“一個老‘犯人’就是這樣談